

倾力力作

辛屹屹

XIN YIYI

著

QINAIDE YUSHENG  
QINGDUOZHIIJIAO


上册

感恩上苍，把她赐予了他，  
让他在懂得怎样爱人时，  
没有错过她……

# 亲爱的， 余生请多指教


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QINAIDE YUSHENG  
QINGDUOZHJIAO

# 亲爱的,余生 请多指教

上册

辛呖呖 / 著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爱的,余生请多指教 / 辛呖呖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7. 7

ISBN 978-7-5552-4599-5

I. ①亲… II. ①辛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3737号

书 名 亲爱的,余生请多指教  
著 者 辛呖呖  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 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  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  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  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  
责任编辑 郭林祥  
责任校对 贾迎春  
特约编辑 郭红霞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出版日期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  
印 张 16  
字 数 400千  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599-5  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  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青春文学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上册

---

- ◇ 第一章 旧账新算 /1
- ◇ 第二章 永远的救世主 /11
- ◇ 第三章 刷副卡的寄生虫 /29
- ◇ 第四章 薄情的男人 /45
- ◇ 第五章 第一个恨的女人 /60
- ◇ 第六章 相遇成伤 /72
- ◇ 第七章 谁欠了谁 /82
- ◇ 第八章 回到我身边 /98
- ◇ 第九章 唯一的女朋友 /108
- ◇ 第十章 上帝的另一扇窗 /120
- ◇ 第十一章 最好的闺蜜，最爱的男人 /134
- ◇ 第十二章 故人归来 /147
- ◇ 第十三章 生与死的边缘 /161
- ◇ 第十四章 鸵鸟的幸福 /175
- ◇ 第十五章 她就是红颜祸水 /189
- ◇ 第十六章 迟来的亲情 /198
- ◇ 第十七章 残忍的真相 /212
- ◇ 第十八章 心会跟爱一起走 /221
- ◇ 第十九章 把爱情还给她 /230
- ◇ 第二十章 下世再相遇 /241

## 下 册

- ◇ 第二十一章 下一世，依然爱你 /253
- ◇ 第二十二章 我们结束吧 /265
- ◇ 第二十三章 不会再有人比你更爱我 /278
- ◇ 第二十四章 好久不见 /297
- ◇ 第二十五章 忘年交 /311
- ◇ 第二十六章 破镜重圆 /326
- ◇ 第二十七章 可念不可说 /336
- ◇ 第二十八章 鸿沟的两端 /351
- ◇ 第二十九章 好马不吃回头草 /364
- ◇ 第三十章 渗透她的生活 /376
- ◇ 第三十一章 披着羊皮的狼 /389
- ◇ 第三十二章 你知，我有多爱你 /402
- ◇ 第三十三章 一直走下去 /414
- ◇ 第三十四章 幸福一家人 /426
- ◇ 第三十五章 天生情敌 /437
- ◇ 第三十六章 唯爱一生 /452
- ◇ 第三十七章 盼孙成龙 /465
- ◇ 第三十八章 安然若初见 /473
- ◇ 第三十九章 幸福的味道 /486
- ◇ 第四十章 圆圆满满 /499

## 第一章 旧账新算

时隔五年，安然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会再次在窘境下与叶晟唯相遇。

A市最豪华的销金窟——金豪娱乐会所，门楣亮堂，出入的尽是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。

安然脸上略施薄粉，头发高高地绾成一个高贵的发髻。身上一条湖蓝色的吊带裙，极好地勾勒出她的小细腰。十寸高跟鞋踩在地毯上，令她身姿摇曳。

这样的夜色，这样的地儿，按理说，她应该化浓妆，可是今晚的金主，喜欢清水芙蓉，为博得他的欢心，会所的公关经理薇娜便把她打扮得像一朵空谷幽兰。

她亲自带着安然上了会所八楼，听说是那位金主长期包下的总统套房，规格极高。

薇娜眼睛里流露出几许谄媚，叫着她刚刚给安然取的英文名：“Coco，这层楼，可是叶少的专属地。从没有一个公主上来过，你呀，走运了。好生侍候着，小费十万元，你借的高利贷也就清了。”

安然没有作声，默默地走路。她这辈子最害怕的就是欠钱，可现实总是这般一次又一次地把人逼入绝境。这次为了救非法赛车被拘的弟弟安泽，她走投无路，借下高利贷。

她必须把安泽从警局救出来，不能让他有一丁点儿的案底。她比安泽早出生两分钟，作为胞姐，对这个从在细胞时就与自己同命相连的弟弟，十分地疼爱。

那时，借高利贷给安然的赵成，看着眉目清雅，说话还脸红羞怯的安然，问她是不是处女。有一位大人物，他急需讨好，但对方喜欢干净的女孩。如果安然把他侍候舒服了，会有小费十万元，正好用来归还他借给她的高利贷，利息什么的，他也就不要了。

偌大的八楼，就只有一个VIP（贵宾）包房，据说比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还豪华。这个叶少，究竟是有多大面子的人物？

那个叶少还没有来，薇娜暧昧地说：“先去洗干净等着。”



薄薄的胭脂，掩不住安然烧红的脸颊。

推门。

满室的欧洲风格，装饰得像皇宫一般华丽，安然简直不敢踏足进去。高跟鞋踩在华丽的地毯上，像踩在云里一样浮软，那般的不真实。

薇娜的话还回荡在耳边，安然走向卫生间。几十坪的浴室十分夸张，偌大的全自动按摩浴缸，在水晶灯灯光的照耀下显出暧昧的光芒。

安然站在旁边愣了愣，最终没能脱得下去衣服，把自己洗干净。

她转身退出浴室，走到了酒柜旁，在高脚椅上坐了下来。心里莫名地闪过一丝慌乱，与陌生男人的纠缠，是怎样的感觉？

一定会很痛吧！安然的手，微微地收紧，她抬眼，瞅着满柜子的名酒，若有所思。

电梯门滑开，清高华贵的男子缓缓地步出了电梯。他有着令人倾倒的俊颜，像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那般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携着一股王者的气势，不经意间就流露了出来。

立身在走廊上的侍者，非常尊重地对他弯腰行礼，语气皆是恭敬：“叶少！”

叶晟唯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径直走向包房的门。也不知道赵成今天发什么神经，居然要送他一件只能他一个人观赏的礼物。

刚一进门，叶晟唯便皱了皱眉，好一股酒味。眸光微抬，落到酒柜一角，那只被安然喝空的酒瓶，正歪斜地躺在地上，旁边还有一只残留着些许酒液的酒杯，红酒渗了一些出来，浸染在了地毯上。

所谓礼物，难道是一个会喝酒的活人？

叶晟唯的表情，一下子冷恼。他从来不碰夜总会的女人，这是谁都知道的规矩。赵成居然还把人弄到他的房间来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

叶晟唯脸上冷意沉沉，朝卧室走去。门虚掩着，轻轻一推就开了。

床上，安然仰面大睡，薄毯随意地搭在她的腰间，虽然遮住了所有春光，但这样欲露未露，却更是吸引人。

床边，散乱着她所有的衣物，高跟鞋踢得东一只，西一只。

叶晟唯的眉头，深深地皱起，一阵子的厌恶。他不仅讨厌公主，更讨厌喝醉酒的女人！他冷冷地走过去，毫不怜香惜玉地拽起安然的胳膊，想叫她滚蛋。

他扣起她的手腕，没省力道。疼得有些苏醒过来的安然，嘴里嘀咕着：“你……随便啊。”

他随便！叶晟唯冷冷一笑想骂人。

他堂堂叶少对女人，从来不随便。

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奇葩的女人？叶晟唯的目光，不禁移向安然的脸，霎时，怔忡！

一张清纯稚嫩的小脸，极快地跳入他的脑海，与眼前的这张脸完美地重合。

十八岁与二十三岁，样貌上不会再有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只是青涩与成熟的区别。

一些尘封了的记忆突然破壳而出，清晰地提醒他：在他的生命里，曾出现过这个女孩。

那时，她一张小脸上布满了维持自尊的清傲，嘴角挂着淡冷的笑意，对着他说：“再见，叶先生。”

那是第一个，敢用那种骄傲的语气，对他说“再见”的女人。

这一再见，竟然相隔五年。

叶晟唯的心，没来由地一动，手缓缓上移，轻轻地碰触着安然柔滑的脸庞，嘴角微微挽起一丝弧度，意味深长。

他的契约小女友，长大了！

三分钟后，赵成诚惶诚恐地来到包房。

叶晟唯坐在沙发上，玩着打火机，一脸冷沉，让人看不透他的情绪。

赵成坐在另一张沙发上，一脸的谄媚：“叶少，那是你的生日礼物。呵呵，不要嫌弃。你知道，这年头，找一个处女，非常困难。也许技术上差了一点儿，却是全新的，没有被动过，很干净……”

叶晟唯不作声，只是盯着赵成看。

赵成心一紧，瞟了一眼紧闭的房门，低声说：“怎么？叶少，她惹你生气了？还是她根本就不是处儿？”

叶晟唯继续看他。

赵成被看得心惊肉跳，估计那女的是个假货了。他狠狠地说：“妈的，敢骗老子！叶少，对不住！我现在就去灭了她！”

叶晟唯这才冷冷地出声：“也许，我该先灭了你了。”

赵成赔笑：“对不住老大，我又不敢先开苞验货。对不住你了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”

叶晟唯依旧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她怎么会来这里做公主？”

赵成转了一下眼珠，摸不透叶晟唯这是什么意思，到底是要治罪于他，还是一般的闲谈？

虽然他赵成在 A 城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但是和叶晟唯比起来，那就





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叶晟唯能有兴趣和他说一两句话，他就已经觉得倍儿有面子了，更别说闲谈。

赵成只得小心地回答：“老大，她就是借了我十万块钱，来做几个月公主还债的。我瞧她清水模样，还以为真是处儿呢。脏了老大你的身子，你看是卸了她的手还是断了她的脚？”

叶晟唯冷笑了一下，弯了身子，啪的一声，把打火机打燃了。他的目光在忽灭忽明的火光里显得格外地深沉，说话也慢条斯理：“你说，我的女人，是断了手好看，还是断了脚好看？”

赵成赶紧赔笑：“断哪儿都可……什么？叶少，你的女人？你的女人我们哪敢动呀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

叶晟唯冷了目光，闪过厉意：“你刚才不是说断她手脚的吗？”

“她又不是……”赵成说到一半，突然变了脸色，赶紧站起来，紧张地说，“老大，你别吓我，她……她是你的女人？”

叶晟唯冷笑：“混了个脸熟，下次你就认得她了。”

“老大，我罪该万死，有眼不识大嫂真身。”赵成说罢，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，几乎就要下跪。

叶晟唯的女人，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碰。只是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老大的女人还用来借高利贷？

“滚！”叶晟唯满面冷漠，语气不重，却很慑人。

赵成赶紧向外走，走到门边，又回头加上一句：“那十万块钱，就当 I 送给大嫂的见面礼。”

叶晟唯挑了眉，还敢提那十万块！

赵成立刻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又赶紧扇耳光：“瞧我这嘴，太不会说话了。老大，你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叶晟唯叫住他，“明早把她送到爱语山别墅来。”

安然翻了一个身，好柔软的被子，像在云堆里一样。家里的被子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和了？真舒服，一点儿也不想起来。

可不起来不行啊，她还要找工作呢！毕业一年，去一个公司，干垮一个公司，她都不好意思再去应聘小公司，怕人家公司被她的霉运连累。

想到这里，安然的脑袋轰地一热，忽然忆起自己已有了一份难以启齿的工作。昨夜所有的一切，倒带般在她的脑海里迅速闪现。

她一下子翻身坐起来，瞬间清醒。第一时间涌入她脑海的只有一个字——钱！

可是她在房间里找了半天，连床垫都吃力地掀了起来，也没有看到半

毛钱。

瞄了一眼床单，洁白如雪，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一抹红。再说她的身子，也并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。

难道，那个大人物并没有来？

安然有些呆呆地在床边坐下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一边庆幸自己的第一次还在，一边又悲哀这十万块高利贷她该怎么还。

情绪正低落，忽然听到敲门声，安然应了一声“稍等”，便抓起散在地上的衣服，极快地穿好。

开门，是侍者。他给她微微弯腰行了礼，语气相当恭敬：“安小姐，来接你的车子已经在楼下等候了。”

接她的车子？安然莫名其妙地望着侍者。

当然，侍者脸上也没有答案。他只是走到电梯旁，替安然按了电梯，像对待贵宾一般。

安然带着满腔疑惑走进电梯，平稳下降。

电梯门开，赵成一脸笑意地在门口迎接安然，恨不得把脸都笑烂了。

“安小姐，你怎么能这样玩我们呢？”赵成谄媚地呵呵，“你与叶少都太调皮了，真是的。哎哟，可把我耍惨了！”

安然一头雾水地看着他：“赵哥，我没有得到那十万块。”

“哎呀，千万别提那十万块，你这是成心让叶少要我的命啊？”赵成伸手，引着安然朝前走，“我的宾利停在门外，送你去爱语山别墅呢。”

安然不说话，目光落到会所大门外那辆豪华的宾利车上。

穿着制服的司机彬彬有礼地替她开了车门：“安小姐，请。”

安然更加不解。

“我想你们一定弄错了。”

“安小姐，对不起，叶少吩咐我一定要将你送到爱语山别墅。”赵成紧张地说，“请上车吧。”

左一声叶少，右一声叶少，终于让安然上了一些心。什么叶少这么厉害，难道比那个号称A市首富的叶少更摆谱吗？

忽然，安然的眸子闪过一丝惊惶，身子轻轻一颤。她面色一变，不可思议地看着赵成：“你说的叶少，是叶晟唯吗？”

赵成很惊异安然的表情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女人演戏演上瘾了呀，哪有不知道自己男人名字的啊。

他愣愣地点了点头：“当然是呀。”

不是那个叶少，他赵成还不会这么低三下四呢。

这两人，玩他玩上瘾了！



可安然却一下子扶住车门，她的腿软了。

碧水漾漾，游泳池的水映着天上的白云。叶晟唯穿着黑色的泳裤，在水里像鱼一样随意地游着。

安然远远地看着那个久违五年的“故人”，脚步缓了下来。时隔五年，她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会再次在窘境下与他相遇。

五年前的她，不到十八岁，只是一个生活在金字塔最底端的平凡小女孩。而他，却是金字塔塔端令人仰慕的首富。

一场小车祸，把她和他奇妙相连。他的车子把她的小腿刮伤，他当时给了她一张私人名片，说有事可以致电给他。

许多年后，叶晟唯回想起这一切，也是感慨不已。也许这就是命吧，他从来不给人自己的私人名片，第一张却给了她。

那时，安然正在为姥姥那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发愁。她和安泽是私生子，高恩樱未婚先孕，遭尽流言和白眼，被姥爷赶出了家门。姥姥心疼女儿，和高恩樱一起生活，帮忙把两个孩子拉扯长大，所以，她和安泽最爱的就是姥姥。

为了姥姥，安然鼓起勇气，给叶晟唯打了电话，脚上的那点儿伤，她要价二十万元。

此时想来，那时的自己的确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敢对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漫天要价。也许正是因为自己的这点“与众不同”，让叶晟唯些微心动，打发了她二十万元。那时年少，写下契约，二十万元买去她的一生，做他的契约小女友，就是那种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见不得光的关系。

只是，当她拿着二十万元兴冲冲地到了医院的时候，却传来姥姥去世的消息……

回忆过去，那些平复了的伤痛，仍会轻微地翻涌。安然轻轻地吸了吸鼻子，把泪意压了下去。五年了，欠下的，终于要还了。

安然迈了步子，踩着高跟鞋，慢慢地走了过去。

听到脚步声，叶晟唯抚了抚脸上的水，摘下防水镜，随手扔在岸上，慵懒地靠在池壁上，看着安然朝他走来。

她身上的曳地长裙像池水一样清蓝。已经有些松散的发髻，随意地搭了几缕在她消瘦的肩上，为她平添了几分妩媚。

十八岁的小安然变成了二十三岁的女人，带着最后一抹幼稚和初萌的成熟，混合成一种说不出的动人风韵，有些勾人。

如果昨晚，光顾的不是他，而是别人，她是不是早就不完备了？叶晟唯被自己突生的想法弄得心里有些不舒服，目光闪过一丝愠怒。

哪怕是他曾经不要了的女人，别的男人也不许染指。虽然此时他想要了，

但也不过是突然发现自己尘封已久的一个玩具，依旧那么新，于是来了一点儿兴趣而已，没有其他任何的私人感情。

她欠他的，她还没还。

安然看似气定神闲地站在游泳池边。风扬起她湖蓝色的裙摆，飘飘似仙。

“过来。”他不改往日强势，语气比五年前更加霸道，带着他习惯性的命令。

她已经近在咫尺，还要怎么过去？安然心里涌起一丝小小的倔强，像没听到一样，纹丝不动。

还是那样，娇娇柔柔的外表下，藏着倔强的小性子。叶晟唯嘴角挑起一丝冷笑，目光也厉了几分，语气也有些微提高：“要我请你？”

安然暗吸了一口气，被他的冷激了一下，好不容易鼓起的对抗他的勇气，在他第二次的冷声中轰然瓦解。

她的脚，不由自主地挪了两步，她的裙摆已能扫到他的脸上。

“有什么话就快……啊！”

安然话还没说，便变成了尖叫。叶晟唯拉住她的脚踝，像五年前那般，拉她入水，腰被他拥住，圈在怀里。

一反身，他便把她抵在冰冷的池壁上，仿若五年前的场景再现。

那时，她第一次去他的别墅，他也是这般把她拉入水中，和她谈着契约，要把她的初夜留到十八岁那晚。

只是，他们终是没能等到那一晚……

安然惊魂未定，已成落汤鸡。昨夜的妆本就有些掉了，此时经水一泡，眼影什么的全糊了。

大大的眼睛像熊猫眼，她有些惊惶地盯着他，拼命喘气。

叶晟唯嘴角的淡笑意味深长。他朝她的脸凑近，带着一丝丝暧昧，低语：“我是谁？”

安然顿了顿说：“叶晟唯！”

叶晟唯看她心不甘情不愿回答的无奈模样，却是笑了：“那么，你欠我什么，你应该还记得吧。”

安然丝毫不狡辩，平静地说：“记得。”

“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还呢？”叶晟唯托起了她的下巴，慢慢地低下头去。两唇近在咫尺。

“过几个月我就能还了，我会尽快的。”安然向后缩，目光游离。

叶晟唯挑了挑眉说：“我不是指钱。”

安然惊望着他，除了钱，她不记得还欠他什么。她走的时候，连他给她买的衣裳的扣子都没带走一颗。



“让我提醒你一下。”叶晟唯笑得有些邪魅，目光落到她雪白的脖子上，轻轻地啄了一下，吐出三个字，“十八岁！”

安然面色微变，急声说：“我不欠你那个。”

“是吗？”叶晟唯不紧不慢地说，“你若不欠，赵成怎么会将你送来这里？我不过是在享受昨晚我没动的礼物。十万块小费，你不要了吗？”

安然屈辱地咬了咬嘴唇。对，她是礼物！

“你得陪喝多少酒，才能挣到十万块？”叶晟唯的语气里有淡淡的轻视，“可我能一次性给你。”

这样的语气，不是不令她屈辱，可是她现在的确需要那笔钱去赎安泽。她无法高傲，这便是生活的残忍之处。

泪水在眼眶里浮了一下，安然便将它逼了回去。那视死如归的神情真像一个革命烈士。

叶晟唯眯了一下眼睛：“怎么，赵成没好好培训你怎么讨好男人？还是你根本就没有讨好男人的天赋？五年前不会，现在依然不会？”

安然的脸红得发烫，她不断地给自己勇气，告诫自己忍下这些屈辱。得到钱，她就能脱离苦海了。

叶晟唯的笑，几许轻佻，几许坏。他就喜欢看她隐忍的模样，与五年前没什么区别。

他拉起她的手，安然却惊跳一下，赶紧说：“不要在泳池里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，不由你选。”叶晟唯说得高傲，神情更是高冷，无端就让人觉得比他低一等。

“不。”安然固执地说着，使劲地抽自己的手，“周围都是人。”

旁边别墅的人随便望一眼，便能看到他们的纠缠，这与现场直播有什么区别？她实在难以做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和他做那档子事情。

面对安然的违逆，叶晟唯语气更加冷淡：“你还是学不会好好听话！”

她从不曾学，又怎会好好听？她从不曾刻意曲意逢迎过他，所以怎会娇软？她就是她，最真实的安然。

无法再忍下去，安然猛地抽掉了被叶晟唯捉住的手，语气冰冷：“你一定要这样侮辱我吗？”

叶晟唯淡淡地看着她。

安然眼圈微红，却没让泪流下，她勇敢地看着他：“不错，十万块对我们穷人来说，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可是，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高高在上地来凌辱我的自尊。叶晟唯，你买不走我的所有。”

最后一句话，倾尽安然所有的感情。音落，眼泪便不受控制地掉落下来。她不想哭，可是越想压抑，越是哭得厉害。薄削的肩膀，一耸一耸地，

难以抑止的哽咽，令她大口大口地吸气。

突然，一双手臂轻轻地围了过来，把她圈在怀里。叶晟唯将自己的唇印在她的头顶，虽然什么都没有说，可是安然却慢慢地安静了下来。

若没有刚才那些冷嘲热讽的侮辱，还真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个温柔的情人。可安然知道，这虚幻的温情，不可留恋。

她咬着牙，重重地推开他。可若不是叶晟唯托着她，她也不能浮在水上。如此一推，她的身子就往下沉。

叶晟唯看着她在水里胡乱扑腾，呛了好几口水之后，才把她捞上来，横抱着上了岸。语气永远是那样高高在上：“安然，你记住，只有我才是你的救世主。”

安然久久地待在浴缸里，不愿意出去。本来是很惬意的泡泡浴，安然却泡得很不安宁。

叶晟唯对她所说的那些话，还在耳边。

“安小姐，我们之间只是普通朋友，所以这钱，我只能以高利贷的利息算了。我算你五分利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“二十万元一个月的利息是一万元，一年便是十二万元，五年就是六十万元，这只是纯利息。如果再算利滚利的话……”

那时，他成功地在自己的眼中看到了一抹小惊惶。她真后悔，五年前离开他的时候，那么硬气地写下一张欠条。

他抬起她的下巴，笑得像个恶魔：“小安然，这就是只谈钱，不谈情的结果。男人一旦无情，女人就只有吃苦了。你欠我的，还不清。”

“你写下了终生为我所有的契约，难道不想履行？安然，你若是不想被我看轻，就履行你自己的承诺。”

“地狱，天堂，就在你一念之间。希望你洗干净来我卧室。”

……

安然闭了闭眼睛，身子些微发冷。余留的苦果，现在来吞，真是涩不堪言。她裹了浴巾走出卧室。叶晟唯正靠在床头柜上看书，见到她出来，轻佻地瞥了一丝目光过去，脸色始终是高傲的。

他朝她伸手，语气略带命令：“过来！”

语气虽让人不舒服，但安然仍乖乖地走了过去。光着的脚很白，踩在地毯上，有一丝让人心疼的感觉。

她把手放到他的手心里，还没有什么准备，便被叶晟唯用力一拉，跌到了他的怀里。一个翻身，他便把她死死地压在身下。

安然惊惶地对上他冷邪的眼眸，心怦怦直跳。



叶晟唯的手指轻轻地滑过安然光洁的面庞，目光深邃：“安然，你只是来还债的，千万不要对我动心，我不长情，随时可以叫你离开。”话语刺心，却是事实。她安然还没有傻到连这点也看不清。

她点了点头。叶晟唯的吻，随即落下，带着一种绝对的主导，在她的唇上肆掠。

第一次很疼，安然几乎被折腾得散了架。小说里描写的那些美妙如天堂般的感觉，她真是一点儿也没有体会到。只是感叹，这个男人的体力实在好得惊人。

“搬来和我住。”叶晟唯起身时说，语气不容人置喙，“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圈养在别墅里的一只金丝雀，每天都要在这漂亮的笼子里等我回来。当然，我也有可能不会回来，但你必须在这里恭候。”

金丝雀！安然脸色微变。

叶晟唯忽略她脸上的难看，打开抽屉，将一张黑卡双指夹住，递到安然的面前：“你可以学着怎么花钱，那是犒赏你的。”

那种慢条斯理的语气让安然觉得充满了嘲讽，她并没有接：“我不需要。”

叶晟唯没有说话，将卡塞进了她的胸口。安然脸色一变。卡片使她的胸口冰凉，她有些生气地看着他。

叶晟唯却冷笑，并不觉得自己的动作是侮辱，反而一脸冷傲：“我说过，听话我就会很宠你。不听话……”他意味深长地一笑，扫一眼安然的胸口，“这不过是小儿科，不要觉得受不了。”

安然鼻子有些酸。她从领口里取出卡片，薄薄的，像一片刀刃。谁来告诉她，为什么五年前，她招惹谁不好，偏要去招惹这个能让人上天堂，也能让人下地狱的恶魔！

## 第二章 永远的救世主

她缓缓地抬起头，望着天花板深呼吸。不知道是哪个笨蛋说过，想哭的时候就望望天，可是，不知道那样眼泪会流进耳朵里吗？

安然不敢让老张把她送到小区大门口。在附近的超市门口，她下了车。快下班了，她准备买点儿菜回家。

正要进超市，忽然听到有人在大叫：“拦住他，拦住他，他是小偷！”是一个很焦急的女孩子的声音。

此时，一个提着红色提包的青年男子正朝安然冲来，许多路人观望，却没有一个出手相拦。眼见着这个风般急跑的男人就要与安然擦身而过，安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，忽然伸出脚，将男子绊倒在地。

“你妈的……”见有人使绊，男子面露凶相，骂着就爬起来，要对安然动手，但高扬的手臂却忽然被擒住。

安然松了口气，两个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及时赶到，制止了男子行凶。

“小姐，是你的提包吗？”警察将男子手中的提包拽过来，递给安然。

“不是的。”安然说，她看到那包的标志是香奈儿，她还用不起这样高档的包。

“是我的，谢谢！”

白衣飘飘，有着一头漂亮栗色卷发的美女小跑到安然的身边，对着她微微一笑。

那着实是一个十分养眼的美女。安然形容不出她的美，像幽兰般空灵。她的心里升起一丝莫名的亲切感，像是和她相识很久。

而女孩子对她流露的微笑，也格外亲切。

女孩子说出包里几件主要物品后，警察把包还给了她，然后看着安然说：“你好好谢谢这位女孩，是她把小偷绊倒的，很勇敢！”

女孩再次对安然道谢，看安然的目光又多了几分温暖。

“不用。”安然淡然一笑，转身走向超市。

“哎……”女孩对着安然的身影轻唤了一声，但安然并没有回头，女孩也没有再唤。她想给安然一点儿报酬，但又觉得那是对她的不尊重，最后作罢。





晚餐，只有安然一个人吃，高恩樱公司聚餐，大 boss(老板)郑颖芝请全体员工去吃西餐。安然挺佩服郑颖芝，女强人一个，资产在 A 市的富豪榜位列前十。作为一个女人，能有这样出色的成绩，着实不易。

大约八点钟，高恩樱便回了家。那时，安然正在厨房洗碗。高恩樱在厨房门口现身一下之后，就回到客厅，在沙发上坐下，脸色有些忧郁。

安然心里奇怪，平日高恩樱是不让她洗碗的，她说女孩子的手就是第二张脸，要好好保养。可是今天，瞥见她一双手被洗涤剂荼毒，高恩樱竟然没有反应。

安然甩干手上的水，抽了纸巾擦手，离开了厨房。高恩樱正坐在沙发上发呆。

她慢慢走过去，在单人沙发上坐下，拿眼瞄高恩樱：“妈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，西餐很难吃？”

高恩樱睫毛微闪了一下，嘴角的笑有些干涩：“上岛西餐厅的西餐，怎么会不好吃？”

“哦。”安然拖了一下尾音，些微调侃，“原来你们郑总是去照顾自家男朋友的生意。”

上岛西餐厅全国连锁，是顾家的产业。

高恩樱脸色微变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安然笑了：“妈，顾诚作为 A 市的第二大富豪，他原配去世之后，他和郑颖芝的绯闻一直被大众津津乐道。你身为他女朋友公司的优秀员工，不会连自己老板的感情生活都不了解吧？”

她的确不了解，她有一双儿女要抚养，没那么多的心思去关注那些八卦。

高恩樱眼帘微垂，有些低落地哦了一声，便没有其他的话了。

“今晚，顾诚一定现身了吧？”

高恩樱胸口微伏了一下，嘴角淡弯，不置可否。

安然见高恩樱并没有什么兴趣谈论这些八卦，想起自己也有正事要说，就转了话锋。可是因为心虚，声音有些飘：“妈，我找了一份工作在东城公司。”

东城公司离安然家里很远，每天上下班花在公交车上的时间就有三个小时之多。她有很好的理由，称为了工作，搬去公司的宿舍。

但其实，这是一个谎言，是叶晟唯给她安排的瞒天过海的幌子。她没有工作，她唯一的工作就是待在漂亮的笼子里，恭候金主回家。

高恩樱情绪不高，一点儿怀疑都没有。她有些困乏地哦了一声，然后又叮嘱一句：“在外住，要注意安全。妈妈有些累，想回房休息一下。”

也不等安然回答，她便回了屋。

安然有些意外。原以为很棘手的问题，没想到高恩樱丝毫不在意。只是，